

# 读李积霖的中国画

□张永涛

“笔墨的背后绝对是文化,中国画所讲的笔墨,并不是真正的用笔用墨之道,而是它所有的构成因素,那所有的构成因素一定要体现文化的状态。”

这段话见于《李积霖中国画集》中画家心得的文字,反映了我省画家李积霖先生从事花鸟、山水创作几十年

的感悟。正是这一感悟,使他的作品不仅表现出客观世界的自然美,而且表现出心中的自然美。

李积霖是位集书画、美术史论于一身的多才型画家。他师从于中央美术学院博士生导师张立辰先生,为此奠定了深厚的基础,重视画学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强调要把学画当作

“画学”来对待,从各方面提高自己。应当说,这个时期李积霖所创作的作品,已经具有相当深厚的传统功力,深谙传统的花鸟、山水的神韵和创作技法。

作为一位有抱负、有追求的画家,李积霖当然不会仅仅以模拟传统为满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画坛,还酝酿用全新的现实主义精神与笔墨状态,面向真景写生,让画家在“师法自然”中汲取灵感,从而发展、创新中国画。走这条创新之路,并且取得了成功。李积霖所走的,同样也是这一条创新之路。

恽南田说得好,“笔墨本无情,不可使运墨者无情。作画者摄情,不可使鉴者不生情。”李积霖先生以饱满的“情”,纵览自然美景,取不同的境界和神韵,将清奇和秀丽摄入画面之中。而笔随葱郁,墨分层次,他努力把传统技法体现在“师造化”的过程中,同时提炼出具有新意的绘画语言,升华为奇趣各异的艺术形象。诚如他在《画册》里所说的:“画贵有古意,真正的中国画绝不可在制作技术上找出路,而应该在中国书画的源头上去寻找那种至美、至真、至朴的东西。”

李积霖不断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自期。在他看来,把“师造化”作为继承发扬传统的重要一环固然正确,但中国画尤其花鸟、山水画,毕竟是门追求笔墨形式美的艺术,若过于关注实景,势必会阻碍笔墨形式的探索,不能充分发挥画家的主观意境。他说:“作画要讲笔墨基础,如何较好地处理既以客观景物感受为基法,又不忽视主观情意的抒发,由形似向神似深化,不求表面像而要精神上像,是应该努力的。”

李积霖努力探索,他终于放开了,不再受实景所困,而其结果则是画风也因此大变。他从写实景摄取“实象”,转变为更多地运用自己的艺术语言——笔墨形式美去诠释自然,通过“实象”与“心象”的交融,从整体神韵上体会“似非而是”,即“不似之似”,从而使创作逐步由“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境界。

当然,没有精深的画内画外功夫,是难以达到如此高度的,而李积霖的优势正在与此。他深入研习,取鉴历代名画,又从中国哲学、文学和史画理论中汲取养料。从他入画以来,他利用多次外出机会,到各大艺术博物馆认真考察,观摩中国画。因此,他的作品更注重境由心生,往往笔随意远,驰骋恣肆;更注重运用传统笔墨而又保持写生真景的生动形象。如《傲雪烂漫》《蕉林幽禽》《氤氲烟山》便是用笔墨形式美去表现实景而

又不被实景所困,实是“实象”与“心象”交融的佳作。

李积霖一方面用心细研古人的作品,领悟传统精髓;一方面朝夕拥抱自然生命,苦练笔墨技法。嗜理论、寻真谛、求灵感,他除了学习继承中国画优秀传统,同时也汲取西方艺术的有益营养。在不断的艺术实践中,力图用现代审美意识和思维方式观照作为艺术表现对象的花鸟、山水,用现代形式美的艺术构成法则打破固有的陈旧范式,寻求传统与现代契合的新路,这在他一些水墨画作品中都有鲜明的体现。

正如学武之人总想学到各门流派,学习书画艺术的人也一样,要想把他人的经验转化成为自己的东西,必须揣摩消化,融会贯通,也必须发挥自己的特长。因为在继承和创新之间充满了辩证法,善于继承才善于创新,最能创新的人才最能继承。笔墨本无情,笔墨也最多情。正是如此,李积霖先生的水墨画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传统中嬗变,显示了他娴熟的笔墨和充盈的艺术潜力,用色热烈而张弛有度,线条恣恻而刚柔并济。作品题材仍多花鸟、山水,但也有高原山野情景,这是画家视野拓展的收获。读李积霖先生的画,完全可以看出继承传统却又鲜明的个性,每一幅都是才智和感情的真实流露,每一幅都是属于“他”的。

李积霖的花鸟、山水更清新、秀润、充盈灵气;他的花鸟画浓郁、恣意,有骨力,特别是近期的许多作品,运法于偶然与必然之间,取象于抽象和具象之间,造境于模糊与分明之间,产生了艺术结构的张力,使作品显示出较高的艺术境界。

我们知道,中国水墨画是通过黑白两极色的不同程度的幻化,来描绘缤纷迷蒙的大千世界。色彩越简单,对于情感的影响就越强烈,当然,所需要技巧就越高。李积霖的好多作品都充满了迷茫空濛的写意风格,体现了“墨即是色”“墨分五彩”“墨中天地宽”的艺术真谛。绚而后素,素高于绚,画家用笔墨将视觉世界和心灵世界中的一切淡化、净化、美化,从而走进了宽阔的审美历程。

画家的生命在于作品,没有比作品更能体现画家的价值了。

大自然永恒变幻的秩序和节奏,本是宇宙生命不朽的象征。而作为《一峰独秀》的山水、花鸟画,正是画家师法造化,融合“实象”和“心象”,倾注感情艺术的结晶,可谓是对自然本体的神韵的一种探索。

李积霖正是一位将“实象”和“心象”的艺术空间运用的恰到好处的画家,也是艺术之路永不停步并不断进取的动力所在。

## 玉兰赋春意 月色见慧心

——评崔子范中国画《辛未春月》

□辛茜

我想,没有人在欣赏中国写意大师崔子范的绘画作品时,不露出灿然的微笑。这是一位从小喜欢画画,没有读过美术科班,只在中学时,经人引荐师从乡间美术教师张子莲的画家,也是一位曾经担任过中国国画院副院长,被国画大师齐白石赞誉,致力于大写意花鸟画的著名画家。他热爱生活,热爱家乡,内心充满阳光,一生探索追求的是沉雄高古、拙朴浓郁、纯真奔放、生动鲜明的创作风格,尊崇的是八大山人、国画大师吴昌硕、齐白石的审美技巧,同时又暗藏山东莱阳民间版画、剪纸的元素。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人担心中国画穷途末路,中国国画研究院立即信心十足地在北京推出“崔子范画展”,以他生机勃勃、明快亲切、润泽绚丽、造诣深厚的中国大写意,向全国作出理直气壮地回应,令中国画坛为之一震。

这幅题为《辛未春月》的作品,以崔子范常见功力重墨勾画树干稳定画

面结构,表现树木的苍劲挺拔,随以温柔恬淡的肉色、粉色、杏黄描绘月下玉兰的迷人、优雅、新鲜,让欣赏者感受到北方的早春,迎接春意、生动温婉的月色下,百花即将盛开馨香宜人的芬芳。

崔子范的画多以生活中的物象为题材,情绪饱满,浓墨重彩,笔墨融和。既有民间的健康质朴,又有艺术家超凡、脱俗的夸张和灵动。《辛未春月》与崔子范的其他作品相比,笔力仍然雄厚稳定,但构图更为简洁,浓中见淡,淡中见韵。虽不见月,却以一枝、一树繁花、柔和的光色,描绘出了月色下的春光之美,身处美丽景色中的画家宁静喜悦的心态。而以“辛未春月”为题的妙处,流露出的国画大师崔子范奇思妙想的慧心与天赋,令人耳目一新。

## 书画广场



以上为李积霖的画作



## 谈艺录

## 从诗性角度理解中国艺术

——读《天真与自由》

□彭忠富

中国古典美学以和为美的实质是中和之美。蕴含诸多文化意蕴的中和之美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的根本精神,是古代中国人社会实践和艺术创造的最高理想,其内在特征是刚柔相济,外在表现是文质彬彬。自由以儒,天真以道。作家翟进认为中国古代艺术与哲学血肉相连,天真其本心,自由是其追求。关于人类文明的困境,翟进指出其根源在于人与自然的远离。人类文明的进程,亦即人远离自然的进程。而每一个时代人类于时代问题的解决,也就沉淀了这个时代的精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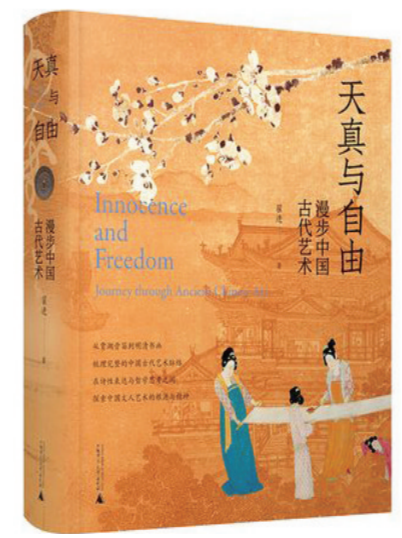
翟进出版的《天真与自由:漫步中国古代艺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年2月)包括“无由的浪漫——初唐与盛唐”“无题——晚唐的隐喻”等共12章,本书尝试从诗性与哲学的“美的联结”这一节点对艺术作品进行解读,探索中国古代艺术及其背后时代精神与象征,以及中国艺术何以具有其独特的表现形式。本书完整梳理

中国古代艺术脉络,探索中国文人艺术的根源与精神。作者从艺术与哲学出发,选取了不同时期的工艺品、艺术品200余件,其中唐代之前多以工艺美术为主,如贾湖骨笛、后母戊大方鼎、秦之兵马俑、汉之舞乐俑等,唐及以后多以文人艺术为主,如《韩熙载夜宴图》《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及书法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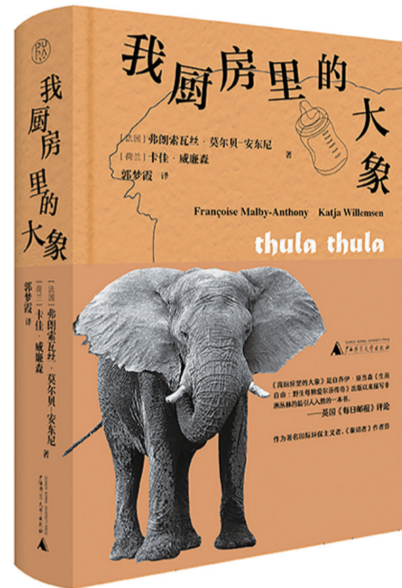
从贾湖骨笛到清代文人画,从工艺美术到文人艺术,作者笔触中饱含着强烈的情感与深刻的思索,凝结着作者对艺术的追求以及作者所认为中国古代伟大艺术的标准:“内心诗性、万物终逝的悲凉与对知己的渴望。”本书注释、插图和正文构成了极具立体的阅读体系,为了解中国古代艺术提供了多维度的阅读体验。譬如在《自我的超越:魏晋文人理想》中,作者通过“药与酒”“由儒入玄”等魏晋文人相关史实的梳理,指出“竹林七贤”以及同时代的文人贵族以自身的痛苦与解脱完成了各自人生以及艺术的探索。

魏晋南北朝时期,无论音乐、绘画、文学,“审美”渐渐成为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的“习惯”,并开始寻求“共鸣”与“权威”。譬如嵇康的《声无哀乐论》,刘勰的《文心雕龙》,卫夫人的《笔阵图》等。其中尤以谢赫的《古画品录》最为著名,其提倡的“气韵生动”成为千年来中国艺术的最高追求。作者指出,在自我超越的同时,魏晋文人等使得中华文明进入了停滞与萎靡的病态之中。尽管东晋南渡使得华夏种族与文明得以绵延,但文明的进一步前进,则需要一种更加荒蛮的力量冲击去获得新的历史出口。

这本书谈古代艺术,更倾向于去谈“美的联结”。通读全书,可以帮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建立起一个可以自足的中国古代艺术脉络,并对了解每一个时代的精神有所启发。作者认为,如今寻求被理解和被包容的时代已经过去,要对抗这个全球化时代价值观混乱的虚无主义,必须要有坚定的根。我们文化中那些符合人本质的



道理,对现世生命的追求还有不断于内心的观察,这就是中国文化的“自由和根本”。作者希望可以把文化中高贵、积极与坚定的部分进行分享,以迎战世界即将面临的人性变局时代。



## 探寻人与自然共生之道

——读《我厨房里的大象》

□任蓉华

“把大象放进冰箱需要几个步骤?”倘若将这个无厘头的问题抛给弗朗索瓦丝·莫尔贝-安东尼,她或许会回答:“我没试过,不过确实曾有大象走进了我的厨房。”作为国际环保主义者,《象语者》作者劳伦斯·安东尼的妻子,她在丈夫去世后,以同样的热情接手了南非苏拉苏拉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管理工作,并推动建立野生动物孤儿康复中心。《我厨房里的大象》即以她为第一人称叙事,用细腻的笔触,真挚的情感,讲述了发生在保护区里的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故事,揭示出人与自然、物种之间共存共荣的奇妙关系。

科学家的观察表明,大象与人类有着许多共同的情感。书中提到,刚出生一周的雌性小象汤姆,在与象群走散后,竟独自找到了保护区。弗朗索瓦丝和护理员将其轻轻地赶进了厨房,“她再次惊慌失措,在我那曲里拐弯的厨房四处冲撞。”为了让小象安静下来,他们把乳胶手套改造成临时奶嘴,给小家伙喂了点牛奶,“吃饱喝足,她开始饶有兴趣地观察我们,用她的小鼻子开始探索,嗅我们的脸和身体……努力用小鼻子向我们示爱”,就像人类婴儿吃饱后一样充满了安全感。经过耐心追踪象群,人们终于发现了小象汤姆的妈妈,而当护理员把汤姆送回妈妈身边时,汤姆紧紧贴住护理员的腿不肯离开,并跟在他身后奔跑。

对于野生动物保护而言,反偷猎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较量。弗朗索瓦丝的野生动物孤儿康复中心才建成三年,就见识了偷猎者的毫无人性:五位护理员被捆绑在一起,小犀牛牛古已经死去,另一头小犀牛牛英佩则被戳瞎眼睛后抛进泥浆池,满脸都是惨不忍睹的伤口。偷猎者用斧子猛砍小犀牛的头部,只是为了攫取那两根比小孩拳头大不了多少的犀角。

而在广袤的丛林,偷猎者设下的套索是野生动物的噩梦,一旦不慎将脖子或者长鼻子探入其中,活扣就会收紧,越挣扎,勒得越紧。因为误碰套索,小象苏珊娜的鼻子被割断,小象乌西两天两夜都不能吃奶,小犀牛恩托比缺失了一大块耳朵……得到救助的它们还算是幸运的,更有许多动物因此而失去了生命。

为了对抗已成为丛林日常的偷猎活动,弗朗索瓦丝团队在救助动物孤儿的同时,也尝试过向犀牛角注射毒素、人为割除象牙等多种办法来保护所在地的野生动物,但收效甚微。译者在后记里写道:“苏拉苏拉”在祖鲁语中是一个温和的词语,通常是用安静的声音说出来,“嘘,安静,小宝宝要睡觉了!”弗朗索瓦丝及其丈夫劳伦斯将保护区命名为“苏拉苏拉”,正是因为他们有着把杀戮场变成乐园,实现人与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景。

书中最让人动容的场景,是在劳伦斯去世后的第一个周年纪念。这天,象群又来到了劳伦斯生前居住的房子前,象群的老祖母娜娜和她的女儿南迪站在栅栏边,紧紧盯着房子看,仿佛希望劳伦斯能从房子里突然走出来似的。弗朗索瓦丝愿意相信,这些美丽、敏感的生物在用自己的方式来缅怀劳伦斯——大象会为它们死去的同伴哀悼相当长的时间。

《我厨房里的大象》是一部有温度的非虚构作品,呈现了人类与其他物种间存在的某种深刻联系。南非野生动物群体脆弱得让人心碎,但爱与敬畏贯穿全书,野生动物保护者们并非为了探险和猎奇,而是为了每一条平等且值得尊重的生命。尊重生命,敬畏自然,以实际行动为野生动物创造一个安宁、和谐的家园,不单是为了保护生物多样性,更是为了保护我们人类自己。